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

周氏家課讀本

春秋三傳通經彙纂卷二

廬陵周統學之甫原編

楚陂裔孫無齡問袁增軒

桓公名允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元年即位

同注如其意以者其惡程子曰不天無王之極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朱子曰書即位是桓公自正其

公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

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

即位之禮耳家氏曰
除不吉即位所以明
隱之義相書即位所
以著桓之篡

●會垂假田

張氏曰公篡假田
計已欲外結好以自
固因求好于鄭鄭乘
此机以求許田故會

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
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
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
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即
位是為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
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傳

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

鄭人請復祀周公卒

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

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

羊舌肸祗之人鄭莊
首與焉故書公會
鄭伯言出于鄭志深
罪鄭伯也按張說可
解穀梁外為王之義

公羊云故繫之許未
錄劉氏曰居常與許
復周公之字本有許
邑非孔子作春秋故
繫之許也
孔氏云防渚于許故
又加繫
釋子曰諱之口假
陳氏曰以壁假鄭伯
自文之詞此即公羊

故也

公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
為恭也易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
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
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邑也其稱田何田
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經會者外為王焉爾。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
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
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

所謂恭也
胡傳隱惡也且言
假則有歸道又見許
人改過之意

●盟越

胡傳魯志也故稱及
桓結鄭以自安
程子曰弑君之人鄭
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秋水

程子曰君德修則和
氣應而雨陽皆恒行

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而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
山之邑也凡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
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村許越近
垂地名

左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

渝盟無享國

經及者內為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

秋水

左秋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汪氏曰歷歷時不年也故書時不其月

此顯隱六年同義

●冬十月

冬十月

公何以書記災也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經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

後為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父

傳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曰逆而美之曰美

而艷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

經試君及大夫

劉氏曰名之何君前臣名杜謂貶之不通

春秋左傳卷之六

宣公

三

程子曰臣死君難壽
及以替其節

公羊云不名賢也又
以梁云臣既死君不

忍稱其名俱未錄
氏曰死而名正也

方名其君而字其臣
乎陸氏引趙氏語云

孔父也自是史氏之
非為公自書也何謂

君之不忍乎

●滕子朝

後桓不宜朝固然
書子非孔子既之宜

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
於惡故先書弑其君。

及者何累也。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生

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于是先攻孔父之家。

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後氏曰孔父先死殤公後弑故曰累猶從也

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

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

殺孔父。孔父聞也。問謂并無廢氏曰孔父有死難之節

滕子來朝。杜註滕侯稱子時王所聘

依

命使成亂

胡弗特其其所為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

與鄭諸侯之爵

程子曰天下之大端

也

未予曰直書誅殺自

是分明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杜預按宋地

鄭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

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

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

而弑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衛大鼎

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稱宋公

公內大惡諱此其自言之何違也所見異辭所聞

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隱賢而

桓賊也

家氏曰成宋亂者三國所以使之者皆也彼梁內為志二句深得聖人之意

取部鼎新廟

程子曰成亂之賂器周公其享之乎

按此俱切太廟說後又切鼎說不知者反以為迂何也

越戶拈反越席草席也 不致不備五味也 衡紘紘以勉

焉爾

穀以者內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下無道

夏四月取部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左夏四月取部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粢免黻珽帶裳幅舄衡紘紘以勉

言以爲主
德也禮馬

後德字違字石制之

儲氏目危懷

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
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
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察之以
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
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
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能
將章也郛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
維維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
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滅孫達其有

公羊末殺與殺梁昏
同未錄

大義通然

杞侯朝

劉氏曰左誤紀為杞
遂生不敬之說殺梁
謂惡之謹而月之亦

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公此取之宋其謂之郕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

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君

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郕鼎者郕之所為

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為郕之鼎也孔子曰名從

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郕大鼎也劉氏曰郕始封所

義得之故
謂郕大鼎

秋七月紀侯來朝紀左作杞程子曰凡稱侯皆當作
紀吳氏曰紀為齊郕謀來魯求庇

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存

詳也今故姑存之
未錄

蔡侯鄭伯會于鄧

• 會到

季氏曰楚武熊通十
九年入春秋已大於
江漢之間

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杜註楚武僻號蔡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何註時

入杞

九月入杞

汪氏曰左證因僖二
年入杞事而併會其

九月入杞討不敬也杜註不稱帥微者程子曰

說耳

按高說極合

我入之也高氏曰桓罪莫入莫代乃人

盟唐

公及戎盟于唐

吳氏曰已負大惡而
結好以自固

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季氏曰慎戎患修舊

至唐

冬公至自唐

杜詩孔疏及啖氏劉氏皆主左傳公羊謂遠未錄

三年春正月

殺梁于元年傳云桓

無王

會贏

家氏曰求昏以道討

而終預于齊天也

按此層亦宜兼及

• 齊命

胡傳程傳俱同意燕

氏曰有以相命故不

可言會亦堂歎血故

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

以至合爵策勲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

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杜註不書至皆不告廟也

三年春正月

何氏曰無王者見桓無王也凡子說同趙氏劉氏家氏趙氏等皆同

公會齊侯于贏

杜註贏齊地

會于贏昏于齊也

張氏曰亂賊與會而為昏著齊侯之罪也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杜註蒲衛地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不盟也

晉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

不可言則朱子語類
問當從劉向讀曰相
命非正之說曰亦有
理汪氏曰朱與程稍
異兩存之蓋得者結
言不盟而相結之善
惡則存乎其耳

會鄭

高氏曰紀恨齊欲親
魯卿亦然
汪云全云杞求成豈
因人犯而傳會其說
與今姑存之

輦逆女

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何註不軟血

經晉之偽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

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

侯命衛侯也范註雖有先倡倡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公作紀郕公作盛汪氏

經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程子曰

經既者何盡也有繼之辭也范註盡而復生何曰

公子翬如齊逆女汪氏曰為桓叔隱復為桓逆

桓公

七

劉氏曰非修先君之好而弭公子者多左氏非也今姑存之李氏曰鄉逆也今故未錄穀梁使大夫語送姜氏三傳及葉氏杜氏皆云非禮。

左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存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魯地

傳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公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人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

范氏祭門廟門也關而親也般襲也

會謹

程子曰齊侯出迎送公違會行非義按此通被梁與姑存殺梁姚氏曰桓意而結援重在會不在婚

姜氏也

胡傳公行重在齊侯不在姜氏也薛氏曰不正之子其始桓之夫婦是不為夫婦矣

春秋三傳外傳集

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

關門父母戒之曰謹慎從爾舅姑之言諸母撥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公會齊侯于謹

張氏曰公出不為親迎而為齊侯非所以重大昏而正人倫之始

經無譏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子之逆而會之可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孫氏曰不以謹至者不與公受姜氏于謹也

經聾何以不致得見于公矣

經其不言聾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

卷三

桓公

八

齊年聘

吳氏曰親送女又使介弟致之愛女之至情之私非禮之正也

有年

何註桓公之行諸侯當誅民人將去賴得五穀皆有使百姓樂業故書而書之明為國者不可不有年王氏曰桓宣天譴民則何辜天降有年正見人不恤民而天勤之也

○狩郎

按左氏止說時須兼公穀訊遠地乃併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經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杜註古者嫁女使大夫隨聘在魯曰致女

有年

經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

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

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特有年也

經五穀皆熟為有年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杜註冬曰狩此夏之冬也

胡傳不時則傷農不
地則害物以非其地
而書後微之意
杜孔俱云非國內
之狩通國內狩地如
魯大野及鄆原圃泰
具園之類
公羊又曰春苗秋蒐
與周禮與未錄劉氏
駁之

宰渠聘
程子曰祖武君而使
其宰蒞之天理滅人
道匹矣
朱子曰不書秋冬者
闕文也或謂貶天子
不成議論劉氏曰左
氏父在非也仍叔子

公狩者何田狩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因

遠也未與穀梁同 程子曰公出動眾當書于所遠也

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四時之田用三焉

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克君之虞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杜註今年不書秋冬首月史闕之也他皆倣此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

何下大夫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程子曰甲戌下夾陽

言幼也公羊下大夫
非也幸官也梁伯爵
也今姑存傳

陳侯鮑卒

左姑存也氏云豈有
正當亂時而服使人
再赴之理甲戌下當
記陳佗亂事脫之耳
公殺甲戌日亡已丑
日死未錄李氏曰三
傳皆不究閔文之義

如紀

程子曰齊諸侯而欲
為執于隣國不道之
臣鄭助之其罪均
公羊雖不言會未錄
何不可書

仍叔子聘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

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

綴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夏齊侯鄭伯如紀劉氏曰紀知之然後以朝反
善之使若誠朝然疾之也

傳夏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杜註
來告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
作任

傳仍叔之子弱也杜註幼弱之詞胡傳書以成
後世徇大臣私意而用子弱

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

何譏何譏爾父老子代從政也

孔疏傳言不官聘臨
為將伐鄭而遣告也

注氏曰外設晉云父
是子代辭子則云父

使子代今亦非有夫
子之命則亦子辭使

子代聘也
范註君問勞于上臣

苟進于下茲交亂之
城祝正

家氏曰非時故書
從王伐鄭

孫氏曰書從王以尊
桓王所以甚鄭伯之

惡也拒而不服罪不
參諫矣

胡傳曰怒自將非天
討不書戰不書敗存

春秋左傳卷之六

經 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

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葬陳桓公
黃氏曰曾葬故書吳氏曰陳作篡立而葬之也

城祝丘
杜註病將興祀故高氏曰公欲助紀而畏齊討故非時城此傳之祝邱僻地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傳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

禦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

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

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

卷之六 桓公

十

天下之大防也

程子曰不書敗諸侯

不可敵王也

杜註拒方陳不枝不

龍相枝持也司馬

法車戰二十五乘為

偏以車居前以伍次

之承偏之陳而彌縫

闕漏也五人為伍蓋

黃麗陳法

王亦能軍難軍財身

傷猶戰而不奔也

鄭廷答祝聃語外似

款詞而內寔得意

明者從王穀梁又謂

舉從者之辭亦錄鄭

氏曰穀說非也安見

諸伐鄭之意哉

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

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

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

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緡葛命二拒曰旂

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

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

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

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

從王固正命氏曰以從者從亦罪也

○大雩

胡傳大雩者上帝

以書而特謂之大

按郊丘各祀天南郊

祀秋薦宗廟然孟冬

程子曰因旱災以見

非禮朱子曰天子祭

天地諸侯氣不屬如

何祭得

朱子曰蝗蟲長而青

長角長股一生九十

| | | | | | | | | | |
|-----------|----------------------------------|---|----------------------------------|----------------------|---------------------------------|----------------------|--------------------|--------------|----------------|
| <p>大雩</p> | <p>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p> | <p>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small>四月雩七八九月</small></p> | <p>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p> | <p>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p> | <p><small>公作雩○程子曰蝗也</small></p> | <p>何以書記災也</p> | <p>蟊蟲災也</p> | <p>冬州公如曹</p> | <p>春秋王有年冬雩</p> |
|-----------|----------------------------------|---|----------------------------------|----------------------|---------------------------------|----------------------|--------------------|--------------|----------------|

桓公

十一

公張氏趙氏同如祭
公之類左謂淳于公
係杞公杞後還淳于
也趙云非二王後非
天子三公無稱公者

●寔來

胡傳寔州公名
程子曰寔不稱州亡
其國也陳氏曰不書
奔不得已也
何註過魯不朝是慢
書是相過去朝遠

會邠

經氏曰書之見強國
暴恣小國微弱也

左傳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淳于州國所都
公羊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梁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左傳六年春自曹寔來不復其國也杜註寔實也承上文各書文可知

公羊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為

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何註行過無禮為化齊語

公羊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

來何以其書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邠邠左公作成

。大閱

按周八月夏六月也

相傳春秋一閱書八

月不野矣王與諸侯

禮不同書大閱非禮

也

公羊云以望書設眾

觀婦人語官未錄曉

曰以非常書非為少

也劉通人注無異又

傳自穿繫

程子曰蓋愛妨農即

有警而教之不素

幾陳化

程子曰陳侯公蔡出

蔡桓侯殺此立之實

以私也而齊蔡人見

殺賊者眾人之公也

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杜註齊欲滅紀故來謀程傳同

秋八月壬午大閱

秋大閱簡車馬也杜註鄭忽詠齊魯懼之故非時簡車馬公首二句同左

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平而修

戎事非正也邵云平謂不固四時田獵也

蔡人殺陳佗胡傳佗弑太子稱人討賊之詞也不以為君故名

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

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惠獵淫獵于蔡與蔡

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公羊畧同

公穀姑存劉氏俞氏
皆非之

○子同生

程子曰家嫡之生國
之大事故書

葉氏曰舉之以禮則
書鄭氏曰生而書之
所以見名分之已定
而明父子之親蓋可
天子然後稱世子所
以見爵祿之貴而明
君臣之差也按以上
是書法正義

村註名生若唐叔虞
魯公子方德生若文
王名昌武王名發類
命若孔子首象邱尼
取物若伯魚因饋取

九月丁卯子同生

傳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天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

牢卜士負之上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
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
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
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
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諱終諱諱
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土以
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

父若子同生

二山其故也

殺梁謂疑故志未錄
劉氏曰聖人豈至此
乎且詩云長我朝兮
與信也說今國人疑
之是大惡也聖人明
揭之乎朱子曰桓三
姜氏至六年子同生
十八年桓方與夫人
如齊則莊公誠非齊
侯之子矣按此辨更
明

●紀侯朝

卓氏曰明年至紀婚
齊欲滅紀魯與齊好

能臥三傳

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

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

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

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何証感隱桓之禍生于無正故喜之

冬紀侯來朝程子曰桓齊求助不能和輯其民以守而求援魯桓不保其國宜矣

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杜註焚火田也譏盡物故書咸邱魯地

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

不敢顯為紀求成耳

焚成邱

公穀姑存和魯之邑

話宋歸

劉氏曰苟不繫國入

羊悉歸之卿妻若火

政人君應書曰伐成

即焚之矣

程子曰古者昆蟲蟄

而後火田

後師朝

左姑存劉氏曰侯伯

豈小哉左云春以夏

正記事也杜預春秋

夏朝非實按左傳

作賤其朝伯亦通趙

氏曰為楚所逼失地

而奔故生名至魯千

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殺害同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是歲無秋冬說見四年

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

待之以初也

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

以諸侯與接矣雖失國弗損吾典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者何冬祭也春日祠夏日禘秋曰嘗冬曰烝

四百里以朝聘見故曰朝

己卯燕

胡傳春秋非以不時

志也篇下再燕見

書也杜註孔疏程傳

諸儒皆同穀梁不特

之說胡傳駁之益不

知周正之故未錄下

丁丑燕青二語亦未

錄

家父聘

趙氏曰魯為紀謀納

女于王王使來聘命

魯王婚此皆須知

丁丑燕

胡傳再書而一貶程

子曰必以前燕為不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諷何諷爾諷燕也燕則黷

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

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亟以下文夏五月為重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桓弑立未朝覲而王屢聘之

夏五月丁丑燕

何以書諷燕也

黷也志不敬也趙氏曰一歲兩燕祭之

秋伐邾趙氏曰儀父不至知義也公憤而伐之

冬十月雨雪

備也清乱其矣

秋伐邾

孫氏曰紀鄆鄆滕
紀或朝或會而邾不

顧遂伐之

十月雨雪

程子曰西月未霜而
雪書異也

祭公適后

胡傳宜使卿往逆公

監之使三公故祭公

綠此義專命不報

程子曰以道后為遂

事責其不虔王命而

輕天下之母也

谷梁不正其以大事

即謀于我語未錄者

趙氏曰若然言遂逆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何註周十月夏
八月未當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杜註天子娶于諸
侯使同姓為之主

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

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

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

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

無外其辭成矣

遂繼事之辭也係與公
器同

足與不言便何哉言
使豈幼子即誤于我
子

季姜歸京

胡傳自逆者而言則
當為其匹故從天
王所命而相王后示
天下之母儀也自歸
者而言則當從父母
所子而稱季姜化天
下之婦道也皆正始
之道王化之基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

后書杜註季字姜紀姓也又
註適諸侯雖告猶不書

義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

於京雖為天子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

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

大之辭言之

經為之中者歸之也范註中謂
閑與昏事

夏四月
秋七月

夏四月備四
時

三條皆同隱六年義黃氏曰書以備四時

秋七月上同

射姑朝

胡傳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皆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嘗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傳冬曹犬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犬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犬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公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

釋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仇諸侯之禮而求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而失正曹伯失正世子

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何氏曰：十年有王數之終也。

十年春曹桓公卒

終生卒
胡傳十盈數也殺終
附益以為正終生之
卒陳侯鮒在正月何
不書王乎親傳夫錄
桃邱弗遇

夏五月葬曹桓公。湛氏曰：著葬之得禮也。禮諸侯五月而葬，赴報則史書之。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杜註：衛與公為會中背公往不遇桃丘衛地。

胡傳：衛侯失信也。

公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要平聲

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來戰郎
曰：來戰者在外也。
程子曰：三國為主甚
其難也。

齊侯鄭伯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

按孔氏趙氏劉氏蕙氏俱依左傳季氏王氏王氏卑氏又云齊信欲吞紀惡魯援紀鄭莊固同如紀者衛宜又與胥命于薄諸故三國來戰雖有紀傳大約惡魯存紀齊之隱念難以執言周班後鄭齊之託詞殆以同來季氏之敗左氏亦拘

盟惡曹
 明傳三國之語結怨

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使伐先書齊衛王爵也曰王爵仍用周班矣
 公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也

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為內諱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國幣歸宋

趙氏曰國幣也

私忿愛其盟

生卒

胡傳鄭莊自以為保

國之計然身歿未始

兄弟相殘國內大亂

可以為祭矣

杜註三月魏適季氏

曰慮有爭可

執祭仲

胡傳大祭仲之罪以

深責之。按三傳服

宋公為重兼罪乃衛

十一

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姑存係云宋與盟必不執祭仲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夏

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

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宋

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

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矣將死亦

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

之

公羊云不知知機末
錄出君大罪而云機
乎宜劉氏機氏聚之

突歸鄭

胡傳汝穀梁程子曰
突不稱公子不可以
有國也

公羊云順祭仲木錄
由失于權之說。按
賤之謂不書公子不
書鄭也不當立也

忽奔

樵氏曰木踰年不稱
于不能君也按此則
陸氏不能嗣先君之

羊公

祭仲者何鄭相也

何註不稱公者魯鄭之
祭首惡當誅非伯討也

梁穀

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

宋莊馮也
貶專執

突歸于鄭

左傳

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羊公

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

梁穀

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

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鄭忽出奔衛

羊公

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註承
葬稱子

義程子曰以國正也
不能有其位故不謂

●盟折會夫鍾

宋莊不得志于鄭故

合三國以為盟將以

圖鄭而鄭齊為覺魯

以郕之敗亦欲敵齊

鄭然大夫盟諸侯非

禮也齊魯欲宋取邑

折盟又使大夫往宋

頻焉故公親會冬又

亟會以求之

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李氏曰蔡侯弟國而

柔者何吾大夫之柔命者也

柔不氏杜云未賜姓

陳氏曰柔者何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李氏曰宋為主爵使大夫往既而五會盟魯志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鍾公作童杜註

十有二年公會宋公于闕

胡傳數會卒誰皆存者不以會盟可恃也

十有三年春正月

黃氏曰書春正月存四時之始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作紀

孫子曰侯當作紀紀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曲池公作殿此杜詩魯地

春秋三傳合纂

卷三十一 桓公

六

設之
諸儒皆依程左姑存

盟穀邱

黃氏曰去年與宋蔡

盟今又與燕盟意欲

圖鄭皆齊合魯而除

授紀也此則左公欲

平宋鄭之說

會虛會龜

黃氏曰折闕夫鍾是

宋欲親魯伐鄭故數

會龜龜處是魯欲平

宋鄭宋不受平故數

會宋地

盟武父

張氏曰詳書之見魯

桓宋莊鄭厲皆紛紛

紛亂合惟利是視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杜註燕人南燕大夫

傳左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邱杜註宋地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杜註魯公不書葬魯不會也張氏曰不恤同盟也

公會宋公于虛虛公作鄭杜註宋地高氏曰公五出境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龜杜註宋地

傳左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杜註鄭地鄭伯突也

傳左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程氏曰會鄭而背宋反覆如是

丙戌衛侯晉卒重書丙戌日因舊史也孔氏孫氏劉氏黃氏邵氏說皆同

晉書
卷一百一
宋紀
宋紀曰義也譯未

宋紀

謂傳者我乎別無厭
處盟于他無信者宋
也固可校矣然取其
路以立林牙魯也
實其力以資國者則
突也書此乎宋罪在
內也○左責宋兼以
胡傳者蓋萬備魯
桓東居魯之好而
與兵亦無信
谷不言與則戰耻不
和未舒嘆其言文耳
會紀戰敗
按此事三傳不同趙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

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公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

也

穀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

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穀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

孫氏吳氏國之謂紀

與齊戰左前鄭與宋

戰地存

公羊謂宋以得戰及

後日恃外之地近也

言戰從外也未錄趙

氏劉氏駁之

秋七月

按此以後傳書四時

者俱同此義見隱六

年

會曹

王氏曰公與吳比吳

氏曰敗齊衛之師盧

其報怨故謀之曹素

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

戰稱人敗稱師重眾也其不地於紀也

三月葬衛宣公胡傳既與戰易會葬怨不夷義古

夏大水高氏曰書者上痛禹迹之亡下悼井田

秋七月黃氏云書僞四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杜註曹與會

鄭人來請修好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師禮

與魯協故會其地

無冰

胡傳政淫縱弛不明之所致本大官占范引之

無冰

劉向曰周失之舒泰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

何以書記異也

何註周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

無冰時燠也

范註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當燠

○夏五

啖氏曰夏五下必脫月字孫氏曰後人傳之脫誤耳

夏五

杜註不書月闕文

胡傳疑而不益聖人之慎也其自言曰吾猶父史之闕文其語人又曰多聞闕疑蓋春秋之作其義則斷自聖心其畢則因舊史也

夏五者何無聞焉爾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

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

曰遠矣夏五傳疑也

弟語盟

胡傳例以字而書名

罪羅受之秋也

程子曰盟前定也與

高子不同○亦與屈

完不同

御廩災

胡傳其新必矣何以

不書宗廟為先重本

也

乙亥嘗

趙氏曰八月嘗非時

也又災公不敬也非

為不害書左姑在

胡傳同說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語穀作禦

鄭子人來尊盟且修曹之會

語後為子人氏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

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

穀云前定不日未錄春秋不以日月為例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杜註御廩公所親耕以奉宗盛之名也天火曰災

御廩者何案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

災也

乙亥嘗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姑在

公下子如勿澤水錄

嘗可勝乎李氏駁之

較云御災之災不志

宋穀趙氏曰此大故

何得下志

李氏曰三傳惟欲得

之而失人其何說亦

非今故未錄連句語

宋以四國伐鄭

杜許能左右之曰以

陳氏曰以一國而用

諸侯之師於是始

松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

繼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

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其粢盛王后親蠶以其祭服

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祢不

若以已所自親者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僖公卒襄公立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羊蔡人在衛人下

國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

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趙氏曰書人同一貶
焉劉氏曰宋公稱人
貶也暴也
按不以者也謂不當
以者也

求車

劉氏曰書求見王室
之微而書諸侯之事
也張氏曰其失自上
特書示訓家父無所
正故自取辱命之罪
也

求齊師

王氏高氏皆謂魯不

公以者何行其意也用人力以
行已意也

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

正也范註不以者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
也刺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

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穀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

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公啓同
左穀

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崩
莊王立

每王喪而會計于喪
歲終之會猶類制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矣

突介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劉氏曰齊而皆見
有言也忍雖未入國
國其國也
陳氏曰春秋之法荷
其道足以入國雖有
嫌臣亦以自致其之
聖子曰逆侯仲而出
非國人出之也
陳氏曰突殺仲而
不免故良而出奔稱
鄭伯著其已自立而
鄭之臣子崇君之也

葬祭仲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

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

也父一而已初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

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

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

出奔蔡

杜註汪池也

葬突何以名奪正也

同教

忽歸

趙氏曰出入惟祭仲

為聽格臣擢國命而

廢猶其君舉國其違

公羊出忽歸無惡句

未錄忽不能君而出

勢不得已何惡乎刻

氏驗之

許叔入許

張氏曰字之善與復

也張氏曰因亂竊入

不正按兼用乃備

會文

左傳姑侄孫氏曰定

許無其事鄭伯曰

齊魯入許今反會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 六月乙亥昭公入

杜註忽實居君位故經以復其位之句為文也

經 其稱世子何復正也

程子曰稱世子本當立者汪氏曰嫡庶之名分辨矣

○纂同

許叔入于許

杜註許叔居許東偏鄭莊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

經 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

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范註叔宜立而進無王命故不書歸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作離穀作蒿高氏曰魯嘗與齊絕義公新立復通如然前兆矣

左 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姑

以方其往乎高氏得

却年待制

黃武同曾不當受祿
朝○按僭礼泰看膝
蔭

突人傑

胡傳制廷議叙其
大叙今成棟而奇子
元使昭公不立莊謀
之誤也

穆子曰突非正也書

禹飛居止者已不能

保則人取之矣書人

義不容也趙氏曰衛

行其復歸不谷正也

○會哀伐鄭

胡傳訊不義也趙氏

知人牟人葛人來朝杜預曰世子其君書

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故聚杜氏曰見所以

之人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杜預曰

秋鄭伯因櫟人殺禮伯而遂居櫟求復國盜也

櫟者何鄭之邑也曷為不言入於鄭末言爾

為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

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宋公上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三

曰宋前伐突今納

之無桓心也

宋前伐突左氏是也

宋前伐突詞未終刻

宋前伐突何疑

何註謂紅突非也

○會曹

張氏曰又邀蔡党益

張氏曰又邀蔡党益

不正其居也

會伐鄭

胡傳春會曹蔡先衛

則官之序也今後至

易其序以利率人而

不要諸引也

單伐鄭

程子曰不惟生廟又

貝勳曰兵突也

齊侯戮公

羊作後

左冬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呂氏

忽。

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杜註前納突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杜註前納突

左夏伐鄭也家氏曰謀宋魯之輔實而于正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左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冬城向

趙氏曰向介莒魯境

上故交平注氏曰不

然月者城築事并其

月成也

朔奔

張氏曰二公子因桓

陵處天子周室候詰

而後得行其志所以

在六年王人子矢救

衛之說必有其所

傳按此兼用左及公

穀說

穀桓無會其至何也危之也

家氏曰歷三時乃歸已纂未討此復輔纂

冬城向

維時亦書重民力也

冬城向書時也

杜註下有十一月舊說謂傳誤此年問在六月則月却節前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

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

姜繼宜姜與公子朔構急于公使諸齊使盜待諸

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之行不可以棄父之命惡

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

公羊未段未錄道子曰傳疑有闕文何註太繁且不聯屬朔字與告朔何與

註黃

高氏曰紀侯齊為僭齊多詐故盟而遷三邑陪之張氏曰敗齊益怨今豈釋恨

○恩趙

及者內為志孫氏曰公欲與盟當以公谷

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

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

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杜註不言

公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於天子也

朔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曰謀衛故也杜註黃

二月丙午公會知儀父盟于雒會公穀作及杜註趙魯地

左傳及知儀父盟雒家氏曰儀父惡相

為定吳氏曰平再伐之怨汪氏曰旋以本

故晉盟。

趙氏曰前為黃之盟蓋晉強之故有是戰不書伐不與齊之背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公飲夏字奚穀作即杜註魯地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

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

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焉杜註齊背盟公以常待故不書侵伐

傳左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

言及之者為內諱也

高氏曰不書敗蓋魯敗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傳蔡桓侯卒

○蔡季歸
胡傳以道去以礼歸
故書蔡季氏曰桓侯卒季當立明季無死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所以與許叔入葬○
與突歸鄭亦歸曹異
若呂氏曰非爭國也

及伐邾

季氏曰衛為宋党從
未何尤魯失信而使
人任乎

日食

陳氏曰文以上日食
有不書日者文以下
皆書日故曰桓莊之
世多闕文○按陳氏
此說可訂穿鑿之套
他事可以類推大約
文以上諸侯大夫多

左傳 蔡人召蔡季於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封人無

左傳 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劉氏曰：陳

癸巳葬蔡桓侯也。劉氏曰：禮也。○如晉文侯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傳 伐邾，宋志也。張氏曰：春盟秋背，積信如亂，不仁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史闕史佚。○又見隱三年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范氏曰：此年書王以王法終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與字

左傳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繹曰：女

其於國也。不能往也。
文以下諸大夫皆。
詳者年近則可。其也。
則見于諸國。則其餘。
胡傳曰。齊侯如齊。
亂者文姜而春秋罪。
桓公治其本也。桓子。
口欲無以制則人道。
廢而入于禽獸矣。

公薨于齊

胡傳曰。齊侯如齊。
後書夫人孫于齊。其。
實明矣。
宋子曰。孔子垂書。發。
任其中。前後文顯然。
在日雖無傳亦可曉。

有家男有室無相。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
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譴之以告。
羊公。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
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
左。公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仇弗稱。數。
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左。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

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

之。齊人殺彭生。杜註彭生力多拉公降而殺之除者除罪辱之惡也

葬其地於外也。葬稱公舉上也。杜註夫人與葬謀殺之不書諱也

秋七月備四時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葬。賊未討何以書葬。雖在外也。雖在外則何以書

葬。君子辭也。陳氏曰君子以恕待人之道也。詩云爾

葬。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大言葬何也不責踰國

而討於是也

葬桓公
公殺姑存劉氏曰不討賊非臣不復伐非子在外則勿復乎。王氏曰朱子發明賊不討不書葬之義諸家所不及然則在內不書葬者示臣子急討賊之義在外書葬者賊未可遂討難於暴其親耳權也不討則義猶不葬也。

周氏家課讀本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三

廬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陂 裔孫 齊孫 僣 增輯

莊公 名同

元年正月

元年春王正月

公之義勝左氏父弑大于母出矣且母與弑何念乎左姑登朱子曰原不行即位之禮也公穀得之

隱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杜註父弑母出不忍行即位禮

經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

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隱痛也

何氏曰不忍即位必
寢視執戈甲人子之
痛憾此後已按此說
更足

夫人孫齊

此以左傳為正李氏
曰絕不為親謂臣子
當絕交義也杜註誤
公羊在齊殺梁練時
錄母之變俱未錄啖
氏曰豈有先在齊而
今書孫乎

單伯逆王姬

單音善後同
孫氏曰魯桓見殺于
齊王命主昏非禮也
莊不辭非子也
左作送以單伯為周

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為

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孫去聲音遜

左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左

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何以不

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公也同

夏單伯逆王姬逆左作送誤杜註以姬繫王不稱字以王為尊且別于內女也

松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

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王之也曷為

大夫也。劉氏曰：若周大夫則十四年應書單伯齊侯會于鄆矣。張氏曰：葵館在秋何得預書？送汪氏曰：左氏惑于經書單子耳。

葵館

左傳姑存公穀謂非禮歸諸宗之胡傳棄之于外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

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天子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改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後

正也

穀同

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雠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林卒
穀梁曰卒語未錄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莊公卒弟宣公立

榮叔錫命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杜註榮氏叔字

胡傳引歐氏曰不補天王寵錫叔以讀三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

綱也。劉氏曰桓無王王無天

命也

經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王姬歸

胡傳魯王王姬之嫁

舊矣此獨書心親釋怨之罪皆矣

王姬歸于齊

經何以書我主之也

經為之中者歸之也

齊師遷紀邦都都三邑劉氏以為紀之邑是也穀梁云國也非

經遷之者何取之也。公又云為襄公諱未錄啖氏曰皆諱是掩惡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杜註魯往會之故書

春秋三傳入集

莊公

三

伐於餘丘

公穀姑存啖氏口前

後未育邑言伐者依

杜氏為國程氏曰書

伐國也公穀以為邾

邑恭初附庸張氏曰

春秋所惡者不在於

餘邱之被伐而在慶

父之帥師傳叔君三

賊皆曰主兵而成

王姬卒

胡傳如不共戴天之

念何吳氏曰婚齊也

會祿

胡傳引趙氏曰姜氏

齊侯之惡著矣亦所

以病公也孫子齊復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杜註慶父公庶兄於餘邱國名

於餘邱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

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梁國而曰伐於餘邱邾之邑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杜註比之內女

於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為錄焉爾我

主之也穀畧同。檀弓曰齊告王姬喪魯莊為之大功姊妹服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杜註齊地

禚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婦無氏曰歸不告至
不取告廟也

弱會伐衛

孫氏曰衛弱在魯伐

衛世無謂也

王已逐明也

會伐則兵抗天子之

命納不義之君其罪

大矣

婦人既嫁不歸其家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
會非正也饗甚矣

乙酉宋公馮卒

高氏曰宋公馮求敗類則穆
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三年春朔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朔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

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葬桓王

劉氏曰慢也公殺以爲改葬非也若改應曰改葬如改卜之類矣

季以鄒人齊

胡傳不問已而爲之故無恥人若難制公羊賢服罪未歸九世之後尚有罪乎劉氏曰公羊非也不貶者季受命紀侯也季氏曰原季之情免季之罪謂之知禮不貶則可未遂賢而褒之

五月葬桓王故也

五月葬桓王

薛氏曰閔王室之無臣子也王氏曰且若諸侯不臣之罪

五月葬桓王紿也

杜註桓十五年崩七年乃葬張氏曰會葬不書其人微者

秋紀季以鄒人于齊

杜註鄒紀邑

秋紀季以鄒人于齊紀於是乎始判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

姑姊妹

鄒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鄒事齊也人者內弗

受也

范註雍曰齊將吞紀季以鄒事齊歲後嗣不泯宗廟可存齊受人邑而滅人國于義不可

●次滑

胡傳說之也見義不為而有與也張氏曰公欲問紀難而度其力終不能故次滑紀以鄭不魯而跪于紀耳。

享脫丘
葉氏曰脫邱魯地張氏曰假先王之禮為禽獸之行

也受

冬公次于滑

滑公殺作問杜註鄭地

傳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

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難去黃杜故厲公在故

變

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公羊畧同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孫于脫丘

享公殺作饗

變

饗甚矣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

三月紀伯姬卒

變

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

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范註尊同為之服大功變不服之例適人大則

卒不

●遇垂

許氏曰謀取紀汪氏曰私為之紀比于不期而遇之禮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胡傳及高氏皆謂鄭伯係突厥燕氏子儀之說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大去胡傳與其不爭而去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

齊難也。杜註以國與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還避也

紀大去者不遣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

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

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公羊齊滅之語同

薛氏曰護紀惡齊也公羊云不言滅為襄諱未錄齊哀公意于周紀侯證之九世矣

而復仇乎且非滅也何賢于襄而諱之

葬紀伯姬

穀梁語女也語未錄

劉氏曰書齊侯重在齊侯不在書女此非

常文也

葬

吳氏曰本國非狩地

且諱死越境而與仇

孫氏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胡傳葬伯姬似但惡似而非者

松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

亡矣徒葬於齊爾杜氏云惡齊而閔紀也陸氏云紀伯姬之行而為婦人之仁

秋七月時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穀作部

松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

與微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

獨於此焉譏於微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而譏

焉

胡傳意同殺梁。

經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

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五年春王正月備四時

姜如齊師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胡傳至如師蓋惡之

經師而曰如衆也。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書姦

● 鄭黎來朝

秋鄭黎來來朝鄭公作倪黎左作犁

胡傳能修朝禮特書曰胡其後王命以為小邦予于此已能自進于禮矣。

經五年秋鄭黎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杜註鄭附庸小國

經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未能

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

會伐衛

胡傳謂出奔書之以
王命之也又當有
罪於紂之故近紂人
程子曰貶諸侯則終
在其中

子突救衛

胡傳以下上之微
大夫之側書宋
宣也程子曰善子
救衛無功而後王

黎 黎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冬 伐衛。納惠公也。

納 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為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

是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

也 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六年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

六年 六年春王人救衛。

王 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

公不得于天下

伐者不正矣。公羊

客同

朔入衛

朔傳書各書大以存其惡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註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

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

註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

篡辭也。張氏曰與鄭伯

天司篡逆之非

註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

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

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

至伐衛

補氏曰朔入而公至

罪亦明矣家氏曰

而不必言于朔今

錄此王而經何辭

告注氏曰能出經

贈武抗下若其特而

惡自著

秋公至自伐衛

駁曷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

伐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

駁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

事之成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公穀作寶

駁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駁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

歸衛俘

胡傳言此則知四

生受命之旨矣結正

盜賊之罪也存欲實

之心而後動于惡

高氏曰朔之奔齊侯

春秋三傳合纂

卷三

莊公

八

容之連諸侯納之成
以實幣齊而齊分四
國焉故主齊為首惡

姜會防

陳氏引師氏說一一
書之著其已甚也

星不見如雨

昔者日入至星出也
胡傳如雨言與也八
事感于下則天變動

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
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

殺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於下齊而來我然

惡戰則殺矣殺滅也范註齊首其事則我與王人戰罪差滅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齊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杜說此至魯地齊侯之志

殺婦人不會會非正也書姦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隕公作書上夜殺作書

故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千石在末河姑存劉氏云引公羊不脩春秋云云未錄劉以爲妄最不錄劉亦發之

大水無麥苗

胡傳云大水災入災也無麥苗也民命斯見于名老心矣

義會穀

胡傳爲穀義達矣張氏曰書冬則時而穀矣按七年于防亦言

次即侯

杜云期共伐陳陳蔡不季故次待

秋大水無麥苗

何以書記異也

何註法度廢絕威信凌遲之象朱子曰不君不臣之庶庶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左始存劉氏曰不害是不爲災也不應書

何以書記災也

公又云一災不書未錄劉氏曰豈愛民之語乎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麥苗同時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註穀齊地

夫人不會會非正也

書義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次不言侯此其言侯何託不得已也

胡傳侯而次之無名
妄動之意與非義也

●治兵

胡傳譏顯武也

左姑存劉氏曰尋治

兵非時何為禮

程氏曰莊公機次于

外俟陳蔡不至衆心

離貳然後治之

次止也俟待也

甲午治兵

治公作祠。擢潰而治兵也。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

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

戰也何言乎祠兵為久也曷為為久吾將以甲午

之日然後祠兵於是

出曰治兵習戰也八月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

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

也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

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邾公作成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

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

曰畢陶邁眾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

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秋師還左見前

○還者事未畢也逐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及齊師邾降也胡齊及齊師邾降也齊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左連師還句姑存也云何善之有不敢耳公云魯滅邾云不使齊加威于邾未錄劉氏曰此在不可證之域亦不為齊文過

師還公羊云善辭未錄胡傳書師還議久役地不稱公更果也歷三時而還無咎

武非義害人

無知弑君

夷仲年之寵是敢於作亂之原然無知不書公孫却不以此張氏曰不書氏與州吁同家氏曰齊襄不達刑無知氏族何哉以賊討之也汪氏曰胡傳責僖公斯亦一義然僖公亦以國氏蓋隱桓莊時比賊皆名之大義既明于初其後皆以氏稱程子意同胡佛寺人等死節不見于經逢君之惡與大臣孔父仇牧異

傳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曰及瓜

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

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

秩如適襄公糾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

在公宮無寵使問公曰提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一

月齊侯游於姑勞遂田於貝邱見大豕從者曰公

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

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

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

穀梁國氏康也試而
代之也年及初氏云
宋高也亦云初氏之
采商大豎非初而代
之乎

殺無知
胡傳通而曰齊人
試與之也
殺夫初氏曰不類
所氏初氏非失類也

胡傳曰人謀公之得
父怨猶仇也大夫不

春秋左傳卷之六

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闕死於門中。

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大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

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

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

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既。既公殺

公及齊大夫盟于既。齊無君也。公羊

莊公

上

名義繫手齊而不繫于大夫之名氏也

伐納糾小白入

穀梁可納不納惡內

句未與葵氏曰仇人

于本不當納何惡乎

朱子曰君父之仇有

不得不報者由忠臣

孝子之心也若怨報

以德忘君父之仇悖

天理之甚也周禮曰

殺人而義者令勿仇

此不當報者耳

程子曰桓兄糾弟曰

齊小白當有齊也上

曰糾不當有齊也胡

傳同公穀宋孫劉氏

曰納者納糾公云入

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左作糾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

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

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

又迎之於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杜註九月乃葬亂故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杜註乾時齊地

謀齊之公云猶不能納糾非魯臣公云君前又云當國皆非

乾時敗

胡傳不言公貶公忘親釋怨納仇人之子公羊未錄劉氏曰公云伐敗也非果復仇在下奈何不以美歸公哉

取糾殺之

胡傳言糾糾不稱子明不當在此殺糾復稱子糾不當殺也道不仁甚矣賈氏曰齊人其國人罪之

春秋左傳公羊傳

傳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是以皆止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

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

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

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

傳其取之何內辭也齊我使我殺之也

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

卷三

莊公

十二

也
公羊貴宜為君句未錄

冬浚洙

胡傳勞民于安國之
支務而不知本也
張氏曰洙在魯北齊
伐魯之道也魯雖殺
糾猶畏齊故浚以備
齊師之至不知因民
于無益古人微彼系
土稠繆踰戶之意不
如是陋也

○收長勺

胡傳齊伐魯不書伐
意齊魯也詳戰曰敗
陳氏曰凡魯勝則曰

冬浚洙

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
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浚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

也。曷為畏齊也。辭殺子糾也。

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注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

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敗某師

邵氏曰取謂齊已陳而鼓之何難之有不

知廟之積帥所以爲

詐也自後世兵家言

之可請勝與三伏用

所必不若是

金氏曰使莊將長勺

之戰以復父仇則勝

亦榮也取亦榮也

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

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

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大

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

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劇曰

未可齊人三鼓劇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劇

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

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

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

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二月，公侵宋。

劉氏曰：無鐘鼓曰侵。有曰伐。侵淺，事伐精。胡傳：濟師掠境曰侵。

張氏曰：僥倖于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所以致郎之師。

公曷為或言侵，或言伐？**卿**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

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三月，宋人遷宿。

高氏曰：宿，介宋魯間屬宋而親魯。宋以為貳于魯而遷之。

●遷宿
胡傳宿非欲遷宋不仁甚矣
公羊云不通也未錄
李氏曰迂僻無義

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

國家以往者也。

王氏曰：驅而為附庸，自是宿不復見，則亦亡矣。宋閔所為如此。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次郎敗宋
乘丘社註魯地
胡傳齊宋肆報復之心誠罪也魯若能不

戰。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

用此說來說合三國
去矣得一時之捷而

積四時之忿

陳氏曰書云桓桓

而宋其也尚不得

不可以合諸侯宿師

于師將以誅魯耳公

羊云齊與伐趙氏曰

經文實未伐而敗又

云能敗之故言次趙

云若然則但書敗可

也今故不錄公羊

敗然以歸

胡傳諸侯不生名失

地則名欲使有國之

君戰就長守也

汪氏曰能通自立為

武王子女王始強陵

春秋三傳全錄

可敗也宋敗齊必選請擊之公弗許自雲門竊出

蒙皇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

乃還李氏曰齊魯始于子糾之禍宋魯始

繼次止也畏我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舞殺

左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

侯曰吾嬀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

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

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吳氏曰後留

莊公 十四

江陵小國敗蔡即此時春秋書楚思始此傷之也。

杜預則後改號楚公穀未錄。

滅譚奔莒

胡傳書奔莒不死位也齊責其失事大之譚可矣以此見滅可乎薛氏曰桓公伯首滅天子之建侯以辟威陳氏曰滅國之禍接連于天下春秋所國三十六伯爲之也。

敗郕

孫氏曰二年中三敗

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

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

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

盟故也。

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備四時。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郕

杜註郕魯地。

齊宋之師可謂甚矣
王氏曰既將不知止
驕武甚矣

○宋大水
胡傳凡志災見春秋
有謹天戒恤民隱之
心王者之事也
張氏曰比歲交兵怨
不廢禮蓋古意猶存
也

左十一年夏宋為乘邱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
未陳而薄之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
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僞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
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秋宋大水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衆盛若
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
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
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

公云及處獄云王者
之後宋錄劉氏曰若
水及書自記傳與紀
亦王者之後未嘗記
災何與

王姬歸齊

陸氏劉氏皆云竹主
始公殺云過我未錄
他處疑云爲之中者
歸之何自相反也

叔姬歸衛

胡傳紀侯方卒叔姬
不歸魯不以亡而虧
婦道也志書以乘不

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

辭也城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杜註盛貌

駁何以書記災也

駁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冬王姬歸于齊胡傳王姬于嫁與列國之女

駁冬齊侯來逆其姬張氏曰仇已易世故齊侯來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衛杜註以終婦道

駁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焉

得其所故言歸焉爾

劉氏曰以明紀惡人
齊非利之也姬得所
歸此其效也

宋萬弑君及

胡傳大夫死子其難
書之其所取也督亦
死難前而不書者身
有罪也

宋萬不書氏孔氏曰
賈氏以為未賜族傳
稱南宮長萬則已氏
南宮推尋經文自註
以上諸說有必皆不
書氏明公以下皆書
氏
京氏曰削爵夫子特
筆

夏四月 備四時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作接

傳十一年秋宋萬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

而殺之遇大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

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公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

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

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殺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胡傳左氏宋人臨萬賊已討矣曷為不贊陳人殺萬而葬之陳不以爲賊而納之又受宋賂是與賊爲黨不能正天討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釐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阻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會北杏

胡傳曰國稱人諸侯而主會盟自北杏始自相惟戮是無君矣桓公始年宋亂遂得諸侯稱人言泉也李氏曰獨書齊侯始伯也

● 襄公

胡傳曰之國而絕其地者重年而滅亡國之謂也黃氏曰北杏魯遂皆不至小國易虐則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

穀作齊人杜註北杏齊地

左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穀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

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

舉人衆人之辭也宋公御說也此會定御說之位故左氏曰平宋亂

夏六月齊人滅遂與滅譚同罪

穀 夏齊人滅遂而戍之蘇氏曰詩不齊北杏高氏曰其威小國以脅大國

穀 遂國也穀又云不曰微國也未錄春秋不以日月為例沿舊史耳

以成威大國難圖則

結以爲防故曰三王

罪人下盟柯可恭此

義

○盟柯

胡傳仇已易世禮怨

而平可也

孫氏曰公不魯北亦

桓既旅遂擇其見諱

故盟于氏曰言公會

齊侯志也

朱子曰莊既不能復

仇到桓公地又自所

一重了如河更責他

去報非進事有不

白假得義氣勢況齊

桓卒諸侯皆周旋爲

名莊雖欲不赴其盟

秋七月 備四時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杜註柯齊邑

傳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孫氏曰齊魯世仇不和

經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

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

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

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

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

請汶陽之田管子願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

食於可得哉事當權

隨時勢義理難重

莊氏曰局盟不復貶

聖人雖重之精術也

公穀不日語未錄秦

秋不以日月為列國

舊史年

○三國伐宋

胡傳傳八將軍帥少

世管仲為政三十年

間未嘗進大將動大

眾以制用兵而賦十

民薄矣故天下莫與

爭程子意同

○單伯會伐

胡傳伐者桓公會伐

無貶故其辭平劉氏

盟桓公于與之盟已盟曹子攄劍而去之要盟可

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

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張氏曰捐小利收魯伯術或有之但言適實耳

經 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張氏曰同陳曹皆宋鄰也不助逐國

左 宋人背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單伯諸儒俱以為魯卿惟左氏者以為周大夫

經 齊請師于周此句○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

還

曰伐宋昧本不預謀後問乃遣大夫往會

張氏曰盟柯故俞氏

曰單伯魯卿也左以

為周卿則有單子非

單伯若州則當書天

王使鄭氏曰左於鄭

王姬誤為送至是附

成其說耳

荆入蔡

張氏曰息之亡蔡之

人皆哀侯致之身弱

國破楚能背與兵悅

婦人智相伯業未成

兼致其橫行江漢趙

氏曰桓閻伯三年得

魯失宋制又入蔡桓

蓋患之後以諸侯協

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

何註從海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後者惡

會事之成也

范註伐事已成單伯乃至

秋七月荆入蔡

蔡

哀侯為

去

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

食人享遂滅息以息媯婦生堵敖及成王焉木言

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

維非能死其

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荆入蔡

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

從而後伐之亦足見楚之強也

○冬會鄆

吳氏曰陳蔡鄭鄆已歸晉不復與伯政務簡不煩諸侯也申氏曰衛胡人國不遠諸侯九年鄭蔡自遇通不通諸侯十一年今皆不敢不至宋服故也

○春會鄆

許氏曰至是又會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

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經荆者楚也其曰荆何州舉之也州不如國不如名各不如字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杜註鄆衛地

傳冬會于鄆宋服故也

衛鄭皆至張氏曰宋公親會魯卿而齊伯畧定矣

經復同會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傳十五年春復會齊始霸也

杜註陳在衛上桓以三格此年進之

經復同會也

楊氏曰重發傳者諸侯至北方信齊和故

莊公

光

重慎是以盟則莫敢

姜如齊

許氏曰鄭會魯尚未

從相求合于魯是以

受文姜而齊魯之交

卒合然則防一失夫

人復怨矣張氏曰特

審果桓也

○伐鄭

胡傳非伯者而先諸

侯主兵也

●鄭侵宋

黃氏曰是背齊盟也

故明年三國伐鄭

●三國伐鄭

家氏曰桓始伯當盟

夏夫人姜氏如齊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孫氏曰桓無義之事而非禮同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鄭公作兒

秋諸侯為宋伐鄭杜註鄭附庸屬宋而叛故桓為之伐鄭○結宋且威魯也

鄭人侵宋胡傳聲罪致討曰侵兵法所謂奇也

鄭人間之而侵宋張氏曰不誠于服齊而背二鄭之會鄭反覆如此

冬十月傳四時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傳四時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元宋上兵也孔氏孫氏汪氏說同

突其始皆正其罪以繫於地今為

宋伐非名也

●荆伐鄭

王氏曰齊方國霸楚

亦以與北侵不已讓

蔡鄭許適當其衝鄭

之要害尤在所先

○盟幽十六年

許氏曰許男失前滑

桓離周班之序也

吳氏曰至是鄭服一

匡天下之始

緩又云不言公外內

察一疑之未錄趙氏

曰桓公時可疑哉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孫氏曰鄭背盟會

秋荆伐鄭

鄭伯自櫟入緩告於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

故也趙氏曰入蔡伐鄭桓雖患之力未能制李氏曰楚禍及鄭始此終春秋為伯主之輕重焉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

滕子同盟于幽公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曹伯杜註幽宋地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趙氏曰曰同有不同者

同盟者何同欲也何註同心欲盟也同心為善

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

邾子克卒 即儀父

經其曰子進之也。范註時齊尊周王命進其爵命氏曰不日缺文不書葬不往會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鄆詹詹公作

傳十有七年春齊執鄆詹鄭不朝也

夏齊人殲于遂 殲公作

傳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

之齊人殲焉。杜註以自盡為文啖氏曰不罪遂人也家氏曰遺民鼓餘勇義之也

經殲者何殲積也眾殺戍者也

傳殲者盡也。後與左公畧同末云卿敬未錄劉氏曰豈惡齊湯未盡戍未離乎

執鄆詹

胡傳書八惡齊之辭張氏曰不修德而執其大夫非伯討也公

殺未錄劉氏云以為僂若未命又何別乎

以為與之宋人執祭仲亦與乎李氏亦謂其無據

殲于遂

胡傳亡國餘民能殲強戍則申哥一身可

以存楚楚雖三戶可

以亡秦固有是理足

為強而不義一我而
獨者亦可有身自立

秋鄭詹自齊逃來

逃義曰逃

邵氏曰詹之義何在
此以立節生以有理

詹逃來

胡毋不能以理自明

冬多

陸氏曰陰盛所感惡氣之應范註京房
易傳曰廢正作淫為火不期則國多虞

胡毋不能以理自明
而欲其大之行通達

因何以書記異也

何註以多為異也。虞
魯所育以多故異之

日食

授梁夜食及到日等

上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孫氏曰不言朔不
言日俱失之也

詔求孫氏之

追成

夏公追戎于濟西

胡毋不覺其來已去
追之固無從得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杜註來不
知去乃追

公與公孫氏曰宋

至而胡毋謂追乎日

秋有蜚

大之亦非也

有蜚

秋有蜚為災也

杜註蜚短狐含沙射
人本草謂之射工

胡傳蓋魯所無也故
以有書陸氏曰陰物
也惡氣之應也陸氏
毛詩義疏齊短狐一
名射影如魘三星在
江渚水中人在岸上
影見水中投人影則
殺之或云含沙射人
入皮肌其瘡如疥

• 勝婦及器

胡傳勝淺事陳人微
者公子往焉是以所
重昭乎禮之輕也齊
宋二君大夫與時是
以所輕當乎禮之重
也義其失已失人也
遂事之辭。何氏

經何以書記異也何註言有者以有為異也

經一有一亡曰有盛射人者也進吾君不識之咎

冬十月備四時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同前

夏四月同前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鄭遂及齊侯宋公盟

經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

夫人姜氏如莒杜註非父母國而往書姁家氏目前如齊齊不討遂肆然罔忌

經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曰結東境開齊宋謀
伐魯故為命與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人陳侯又云
辟要盟劉氏云非也
故未歸

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通我國也

伐西鄙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氏曰其年往他國以養

胡傳所謂失人以招
施也程子曰桓始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胡傳莊不能防閑其母至此

伯責魯不祭也家
氏曰是說則有子

夏齊大災

杜註來告以大故書張氏曰齊來魯魯往弔之故書

之亂桓不能討乃伐
魯春秋所責也

何以書記災也

齊大災

其志以甚也

范註外災不志甚謂災及人也

公又云大災也及我
也木錄曰民曰新宮

秋七月

備四靖

劉氏曰片及我豈詳
外厚內哉

冬齊人伐我

戎穀作我汪氏以為誤。許氏曰桓伯七年諸侯畧定始伐戎

齊伐戎

家氏曰是時周有子

頹之亂不救伐魯伐

戎逐利自私。張氏

曰戎在魯西南魯之

患也齊伐戎為魯也

姜氏薨

張氏曰文姜之行惡

矣而卒用小君之禮

葬鄭厲公

王氏曰鄭伯有納王

之功然以篡論厲公

議尚在古意可考

肆大傳

公未錄劉氏曰經云

肆傳謂是不可解

初傳廣天討紂國典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備四時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五月鄭厲公卒家氏曰子頹之亂獨賴鄭厲公之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杜註具小

婦人弗目也范註謂不目言其地也或曰弗目其罪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杜註八月乃葬緩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傳傳公作也。程子曰其失可知

肆失也穀又云為嫌天子之葬未錄劉云非也從反待天子葬乎肆赦也傳罪也議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不從大說非禮也

殺有罪者無辜曰大
戮失刑也

殺御寇

胡傳國亂無政衆人
擅殺而不出于其君
則謂人曰左云左
穀云大夫劉氏張氏
皆云世子未葬子天
子葬公子重王命也
○季氏曰此亂殺之
始事也不謀討治則
人將效尤矣

夏五月

孫氏曰此獨五月首

弑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

程氏曰弑逆亂得成
禮而葬之曲禮廢矣

殺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

小君也

此係泛解小君之義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公穀
作禦

春陳人殺其大夫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

顓孫自齊來奔

公子完
敬仲也

殺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其曰

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

夏五月

何註五月首時者譏取仇女杜註闕
緣范註以二說皆無憑云齊所未詳

時首五月之下有脫

季耳高氏曰非脫則

是誤以四月為五月

• 侯盟防

程子曰禮公盟也始

與仇為婚惡之大也

家氏曰雖諱亦責魯

也

汪氏曰防盟出公意

故高侯不去氏

納幣

程子曰齊經皆議故

公自行納幣後二年

方逆齊難之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請昏也

經齊高侯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

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經不言公言侯仇也

家氏曰齊傲魯甚矣書之責齊也雖為魯諱亦責魯也

冬公如齊納幣

經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經納幣太主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

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親納幣非禮也故譏

之

公至齊

胡氏曰齊能也以此

告廟桓公有知其心

當何如耶

祭叔聘

胡傳不言使正人臣

之義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松危之也

楊氏引徐說不以禮行致以見危。公又云公一陳旻也未錄劉氏云妄說

祭叔來聘

經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

不與使也

王氏曰大夫也假王命私交也趙氏曰自祭公祭伯祭叔意者叔其弟也

夏公如齊觀社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

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別制財用

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師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

。觀社

胡傳齊棄太公之法

而觀民于社習俗觀

之非教業也

程子曰齊識尚疑故

公以觀社為首再往

請議

張氏曰社者古祀地

春秋左傳卷之六

莊公

十四

之各東遷後不存古
意處為地觀我二十
四年齊社蒐軍實使
客觀之兆于今矣

公至齊

穀梁未錄月故無據

● 周人聘

公穀謂謂述之固然

然實將期強也陳

天月稱人于是始進

之若憂之也張氏曰

遠矣近攻之術先加

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

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杜註觀社非常故書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穀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戶

女也無事不出竟范註尸主也至為女往以觀社為辭家氏曰盛東服以惑婦人

公至自齊王氏曰廢魯社而觀齊社何以守土治民以觀社為名而實窺女故危而書至

周人來聘

○ 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 善果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長子而聘魯

· 遂殺

重氏曰公亦自知數
會之難故而簡其禮

· 蕭叔朝

胡傳曰齊地蕭叔附

屬之君雖微不野合
朝公于外非其所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家氏曰莊之為此遇繼納
齊觀社而書急于得地也

綴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蕭叔朝公

訟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在齊之
穀地

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

正也於外非正也徐氏曰聘受之大廟微已不
敢當歸美先君且重實也

秋丹桓宮楹楹柱也

註秋丹桓宮之楹泰有
刻楹

論何以書議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

何註將娶齊女夸大
示之齊氏曰宗廟之
飾國有象典而妄肆
奢麗亂王制潰先君
也

盟

趙氏曰丹刻雖天子

無其制此舉不俱僭

又過之矣

趙氏曰丹刻雖天子

無其制此舉不俱僭

又過之矣

趙氏曰丹刻雖天子

無其制此舉不俱僭

又過之矣

趙氏曰丹刻雖天子

無其制此舉不俱僭

又過之矣

趙氏曰丹刻雖天子

禮天子諸侯黜聖大夫倉士黜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杜註刻箋也楹梁也

二十四年春刻其楹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

之儉德之其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其德而君納

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何以書識何議爾刻桓宮楹非禮也

禮天子之楹斲之斲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楹斲

之謂之大夫斲之士斲木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

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

人非正也刻桓宮桷升桓宮檻斥言桓宮以惡莊

也范註方曰桓宮曰楹加密石以經石窮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

齊也啖氏曰凡婚合禮者皆不書凡書皆

公至齊

胡傳引穀述女傳以

秋公至自齊

釋此條

姜氏入

胡傳昏義以正始為

先公不與夫人皆至

姜氏不從公而入已

失夫婦之正

何註僂疾也夫人稽

留不肯疾順公不可

便即入公至後與公

約定八月丁丑乃入

故為難辭

釋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釋秋哀姜至

釋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

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

釋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

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備人子弟以

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

覲用幣

胡傳三書正始之道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也公子牙變父之亂
兆矣

穀梁云云大夫不見
夫人又云謹而日之
未錄劉氏曰君祭于
廟大夫夫人俱在其
中得勿見乎

大水
何云陰氣盛也

劉氏曰亦庶子也曰
歸易歸易乎我也
氏曰歸不音爵不能

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貴大者王

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賁不過榛栗棗脯以告

虔也今男女同爵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

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杜註宗婦同姓大夫之婦

經覲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

禮也然則易用棗栗云乎股脩云乎穀梁畧同

大水張氏曰姜氏入而大水夫人感應之速如此所以書也

冬我侵曹曹羈出奔陳亦歸于曹杜註羈曹世子

郭公杜註經闕誤也管子以爲郭亡郭公善善不能去故自亡陳胡傳引之

君也公平以為大夫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非也家氏曰突缺亂臣赤執戎皆去其公子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

公穀以郭公為赤文

不名杜註季友原仲有舊故聘陳氏日因勝失好相伐今結好

義不可通未錄杜氏

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孫氏曰書字如鄭祭仲魯單伯

趙氏趙氏等皆取公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何註朔犯天子命不書葬與盜國同范註同

誤以為郭亡汪氏曰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亡字公字相似故傳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

左氏末句姑存陳氏

唯正月之朔慫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

云常事有何可嘉穀

伐鼓于明

梁是也

胡傳諸侯用幣于社

伐鼓于明

而鼓于社又司姓非
神矣

公羊云歲陰之道與

穀梁云云以朱絲

魯社未錫趙氏曰據
耆禮無此文

伯姬歸杞

胡傳不言逆逆社卿
則書歸以志禮之失

大水鼓社門

公羊云歲陰之道與

于社為禱亦當不書

矣彭與十一年宋大

水同鼓梁詁未錄孫

氏曰非也

友如陳

李氏曰此向大夫出

五鼓諸侯置三庠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析

言充其陽也范注鼓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五兵矛戟鉞攝弓矢也充實也

伯姬歸于杞杜注伯姬莊公文或云桓公女汪氏曰若桓女則伯姬三十餘矣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杜註明國門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

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左說可以正公羊之誤

公子友如陳杜註報女叔聘齊氏曰書口如不與其私交正其本之意也

莊公

聘之姑而亦季氏之始事也女叔一來友

仲楚則陳晉之交出

二人私情矣

曹殺大夫

胡傳稱國君大夫與謀不請于天子而擅殺之也故書官

伐徐

趙氏曰徐必犯宋之收罔

會伯姬

胡傳愛其女之過而不能所以禮陸氏

曰公及杞侯伯姬俱失正參識之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公無春字張氏日報濟西之怨也何益魯之內治乎

夏公至自伐戎見上張氏說

曹殺其大夫杜註不名非其罪公云衆也為羅誦殺云無命大夫劉氏曰皆非故未錄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杜註宋主兵故序齊上汪氏曰亦若伐鄭伐鄭先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杜註伯姬莊公女洮魯地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

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盟之七年

別傳此期武卒是

諸侯皆歸鄭于是有

盟之志其與盟所

欲也視他盟為愈矣

。程子曰同志而說

非率之也

穀又云桓會不致桓

盟不日未錄桓後會

盟桓之書曰將致新

有矣

友如陳葬

公穀未錄公云通私

行劉氏曰稱如陳非

私行也公云辟內對

去莊公沒前數年而

遂云齊乎穀謀出奔

語同弊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

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衣裳之會十有一

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

大戰也愛民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張氏曰請于公而命之行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率友之舊

也

冬杞伯姬來張氏曰志一往之數

莊公

莊公

莊公

莊公

伯姬求

胡傳不當來也春會
泚矣

傳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

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於某

逆叔姬

胡傳大夫自逆則稱
字為其君逆則稱女
何以書諸侯嫁女于
大夫而自主之非禮
也

經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

莒慶來逆叔姬

經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

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穀梁未錄劉氏曰不
得曰逆女亂于逆君
大人者穀謂不與夫
婦之稱非也

杞伯來朝

范註杞稱伯時王所黜程氏曰不朝王
而朝魯已失禮矣為伯姬來又失禮也

○會城濮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註命齊為侯伯會城濮將
討衛也張氏曰城濮衛地

賜天命也請伐天討
也○張氏曰欲討衛

經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

齊衛定其交而後
兵謀之害也

也

○伐衛及戰

胡傳齊桓王命莊

以討衛微詞請罪可

也而上理王命下拒

伯主之師是衛志乎

此戰故以衛主之書

曰齊以是曰乎衛道

以是曰戰深疾之也

公穀才錄趙氏曰主

客同其文誰能分別

經云戰何云未得師

劉氏曰齊有罪則人

齊衛言罪則人衛殺

謂人齊不可不人衛

非也

○荆伐鄭會救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

齊人戰衛人敗績

趙氏曰齊衛書人見衛則有罪而桓亦不得為伯討也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

取賂而還

高氏曰曰伐討得其罪也乃取賂而還齊桓尊王室霸諸侯所為乃若是

夏四月丁未邾子瑱卒

汪氏曰瑱在位十二年子遯蒞嗣是為文公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宋人下公

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

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戍備也今

胡傳子元六百乘入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鄭人將奔之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道也故書救善之。程子曰桓伯主魯盟國宋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是之信蓋天下大勢所在朱子曰楚兵加鄭鄭在王畿之內向非桓文遇之則周室為所併矣所以有功王室

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舊德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見栢扶之門子元闕御疆闕梧耿之不比為旃闕班王孫游王孫喜殿眾車命人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邱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善救鄭也

黃氏曰不惟得救災恤鄰之義而崇獎王室實藉此舉故穀梁云善

及築邠

邠公穀作微杜註魯下邑孫氏曰下書大無麥禾公不重民力可知

經部

穀梁氏曰山

秋月穀之利富施于

大無麥禾

注曰口者費用之無

之末如之何而

乞于鄰也

穀梁氏曰何

問辭乎有顯亦非

辰告糴

劉氏曰不言如齊而

曰告其情急也是也

公穀以爲私行米糴

胡傳人臣任事治名

而不治實魯人悅其

名而君子以不能務

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廟都無曰邑邑曰

築都曰城胡傳築創作邑也與左同又云不視歲

大無麥禾孔氏曰麥熟于夏禾成在秋而書于冬者計食不足而總書之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邵氏曰告糴古制然不務本公姑存

告糴者何請糴也君子以爲國也必有三年之

麥一年不熟告糴議也

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

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古者稅什一豐者補敗不

農節川愛人爲罪
殺諸侯相歸張不以
告與之未錄趙氏曰
若不告彼何由知

●新延廐

孫氏曰廐馬之所在
不可不修然莊公不
務治其國家一無麥
禾告糴鄰國又其作
勞民罪又甚焉汪
氏曰興工作以聚失
策之人亦荒政之一
而莊公倉廩虛竭猶
興不急之役不知務
乃至此極

外求而上下皆足矣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
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首數語與公畧同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程氏曰延馬廐名

註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

出日中而入左云新作姑存趙氏曰若作當云作不當云新

公新延廐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議何

議爾凶年不修凶年猶去年大無麥木廐有肥馬民有饑色矣

經延廐者法廐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爲書

之也古之君人有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

功築畢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

矣冬築微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胡傳引之

夏鄭人侵許高氏曰許鄭都也諸侯救鄭而許不至故侵之

秋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秋有蜚劉氏曰蜚五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淫風所生為虫與惡公取齊淫女故蜚至

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末句如右

何以書記異也啖氏曰左云不為災不書春秋紀異多矣何必為災乃書

一有一亡曰有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杜註紀國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

○鄭侵許

張氏曰許鄭世仇也

許自盟幽之後不與

齊桓之會鄭侵之或

齊合與自後許始從

中國

有蜚

張氏曰書有言本無

也

○城諸及防
按左傳殺梁傳皆注

言常例耳玩隱七年
齊傳此城之志皆訛

可知須知莊公此時
甚難前年大無麥禾

此年春新廩何不可
緩乎楊氏云訛之沒

家氏吳氏皆云訛卓
氏曰重勞民皆是

○次成
汪氏曰趙氏謂魯欲

會齊國郭至成待命
夫欲救患不能謀陵

弱為援皆罪也然郭
乃紀附庸魯未必合

民郭即吳齊不敢援
故伴為救郭之名耳

城諸及防

冬十有二日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

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

可城也殺又云以大及小未錄先城諸後及防耳西氏孔氏啖氏劉氏皆謂先後之辭

三十年春王正月備四時

夏師次于成左無師字杜註齊將降郭故設備張氏引任氏云當從公殺青師

次止也有異也欲救郭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

能救郭也

秋七月齊人降郭杜註郭紀附庸國

• 齊鄭

公羊未詳劉氏曰不

言取為相諱非也取

國曰取

• 遇魯濟

謝氏曰會城濮而後

伐衛遇魯濟而後伐

戎桓蒯不自侍也遂

能力正天下張氏曰

前禮以義重事定其

表而後求戰

• 伐山戎

穀梁愛之善之等語

未錄劉氏曰貶則人

之愛則人之詭能識

春秋三傳合表

經 降猶下也

胡傳降角服之辭鄭氏乎微者曰降鄭非齊也扶將抑強之義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胡傳錄之賢叔姬也東簡守義不以亡故而廢婦道

經 閔紀之亡也

注氏曰因魯往葬其意皆閔而存之之意。公羊云使婦子叔未歸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注氏曰九月九月鼓皆北

冬公及邾侯遇于魯濟

杜註濟水原齊魯界在齊界為魯侯

經 冬邾手魯濟謀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經 及邾丙為志焉邾遇魯志相得也

齊人伐山戎

外傳桓北伐山戎制齊支斬孤竹而南歸。胡傳譏桓不為德勤兵遠伐也

經 此邾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

莊公

三十三

其言惡哉

以操之為已蹙矣何法操迫也已甚也蹙病也

●築臺于郎胡傳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制氏所謂厲民以自樂也。何註無所加功曰撤去后曰浣齊人語訓者為讀下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杜註刺奢且非時程氏曰丁則非其地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激浣也

夏四月薨伯卒俞氏曰不日不名閔文也李氏曰杜於滕紀降爵皆為時王所黜

築臺于薛杜註薛魯地王氏曰一年三舉築臺豈君國子民之道耶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何註爾臨侯之觀不過郊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猷戎捷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

胡傳齊伐山戎以所得躬來誇示書獻扣之也程傳畧同

黃氏曰齊魯皆失之
殺吳未歸而民曰猶

齊和未可云而與同
乎安見內乎又云

殺齊伐魯或乃其
豆與魯不廷中理

●桑子秦

張氏曰所謂及是時

般與魯皆魯氏曰

魯壯之與民至此

極矣其不亡者幸耳

諸侯不相遺保。

松齊去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

何旗種而過我也何註旌軍職各名色使士卒望而為陳者旗種建旗懸所獲也

秋築臺于秦俞氏曰秦魯地

松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何註社稷宗廟朝廷皆為國明皆不當臨

松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川澤之利且財盡則怨

力盡則怨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

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

山戎為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

冬不雨

劉氏曰歷時言不雨

慢也無志于民也孫氏曰陰陽不和也

城小穀

薛氏曰去年三築臺

而不雨今又城小穀

平歲且不可況薦飢

平

●遇梁丘

張氏曰齊不以伯主

自居以梁邱近宋而

先之明張氏曰遇

魯濟則親至魯遇梁

邱則序先宋遇固簡

和齊獨執其能定

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去○品○一年三築臺惡內竭民力

冬不雨程子曰三歲三築臺明年春城

何以書記異也何註比築三臺變父叔牙專務上意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范註魯地程氏曰齊地別有趙非小穀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為仲當繫之齊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

於齊侯夏遇于梁邱家氏曰據左傳此遇謀所以擇楚而救鄭者也

遇者志相得也梁邱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

伯宣也

牙卒

胡博牙有平將之心
而季子殺之誣得口
季子思義仇立變而
得中書自卒以無
訛也得之矣
國人華公辛閏元年
傳叙就般事作僕人
劉居與即年

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過所不遇大齊桓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閔而以夫人言

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國人華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華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林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林成季使以君命命僖

其人是義立其後是親恩

公羊云不稱弟殺也
未錄陸氏曰書公子
常例也叔胖書弟目
特書耳不得引以為
義

路寢
胡傳路寢不為不正
而謂子祔幾亡國得
免其身幸矣
公羊與穀首二句同

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
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
松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諱殺季
子之過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
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餘叙季與左畧同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註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經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綴於婦

人之手以齊終也范註公薨書所謹曰寢齊齊潔也趙氏曰薨必正寢就公薨也

按卒

初卒子般為任之所

出也何能定乎陳氏

曰始之不正故葬公

子不般季子般正

也然卒不保其位皆

罪內治之失也

慶父如齊

殺眾未缺劉氏曰書

齊亦何不可且弑賊

反諱之使不見乎

狄伐邢

著狄之禍幸齊之救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已公殺作乙

左冬十月己未其仲使歸人葬賊子般於黨氏成

季奔陳立閔公獄般事共仲歸歸閔人葬而立閔公

松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

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

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

不廟則不書葬

公子慶父如齊胡傳曰如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也陸氏曰齊桓不討許其來惡也

狄伐邢杜詩邢周公後張氏曰狄北狄三年之間伐邢城衛首以伐齊著其強也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三終